

葉紫文集

胡 从 经 编
湖 南 人 民 出 版 社



叶 紫 像

目 次

上 卷

叶紫作《丰收》序.....	鲁 迅 (1)
几种纯文艺的刊物(节选)	茅 盾 (3)
血火淬炼的新星——叶紫.....	胡从经 (7)

第一辑

丰 收.....	(49)
火.....	(95)
电网外.....	(119)
夜哨线.....	(146)
杨七公公过年.....	(167)
向 导.....	(195)
偷 莲.....	(209)
鱼.....	(216)
山村一夜.....	(222)
湖 上.....	(254)
校长先生.....	(268)
电车上.....	(277)

刀手费·····	(283)
毕业论文·····	(285)
懒 捐·····	(288)
广 告·····	(302)
星·····	(305)
菱·····	(384)

下 卷

第二辑

夜雨飘流的回忆·····	(403)
还乡杂记·····	(408)
南行杂记·····	(417)
岳阳楼·····	(428)
长江轮上·····	(431)
古渡头·····	(437)
行军散记·····	(443)
行军掉队记·····	(456)
流 亡·····	(467)
夜的行进曲·····	(477)
好消息·····	(481)
殇儿记·····	(485)
玉 衣·····	(488)
鬼·····	(492)

插 田

——乡居回忆之一…………… (496)

第三辑

我怎样与文学发生关系…………… (503)

从这庞杂的文坛说到我们这刊物…………… (510)

《无名文艺旬刊》创刊号编后…………… (513)

《无名文艺旬刊》第二期编后记…………… (514)

《无名文艺》月刊创刊号编辑日记…………… (518)

文坛登龙新术…………… (522)

忆家煌…………… (523)

新作家草明女士…………… (525)

爱伦凯与柯仑泰…………… (526)

关于《天下太平》…………… (530)

洋形式的窃取与洋内容的借用

——杨昌溪先生的小说是洋人做的…………… (532)

“手续费”与“刀手费”

——读《裤子掉下来了》以后…………… (534)

读《丰饶的城塔什干》…………… (536)

《丰收》自序…………… (542)

《丰收》后记…………… (543)

《丰收》四版的话…………… (544)

《星》后记…………… (546)

我们需要小品文和漫画…………… (548)

我为什么不多写…………… (549)

感想·意见·回忆·····	(553)
悼高尔基·····	(555)
国防文学的随感二则·····	(557)
痛苦的感想·····	(560)
哭鲁迅先生·····	(561)

第四辑

现代女子书信指导(节选)·····	(565)
-------------------	-------

第五辑

回忆·感想·日记·笔记·杂记·····	(623)
回到乡村·····	(687)
致张天翼书·····	(689)
致张天翼书·····	(691)
致邝达芳书·····	(695)
致邝达芳书·····	(697)

附录

叶紫著作编目·····	胡从经 唐学芳编 (700)
-------------	----------------

后 记·····	(727)
----------	-------

第 二 輯

夜雨飘流的回忆

一、天心阁的小客栈里

十六年——一九二七——底冬初十月，因为父亲和姊姊的遭难，我单身从故乡流亡出来，到长沙天心阁侧面的一家小客栈中搭住了。那时我的心境底悲伤和愤慨，是很难形容得出来的。因为贪图便宜，客栈底主人便给了我一间非常阴黯的，潮霉的屋子。那屋子后面的窗门，靠着天心阁的城垣，终年不能望见一丝天空和日月。我一进去，就象埋在活的墓场中似的，一连埋了八个整天。

天老下着雨。因为不能出去，除吃饭外，我就只能终天地伴着一盏小洋油灯过日子。窗外的雨点，从古旧的城墙砖上滴下来，均匀地敲打着。狂风呼啸着，盘旋着，不时从城墙的狭巷里偷偷地爬进来，使室内更加增加了阴森、寒冷的气息。

一到夜间，我就几乎惊惧得不能成梦。我记得最厉害的是第七夜——那刚刚是我父亲死难的百日（也许还是什么其他的乡俗节气吧），通宵我都不曾合一合眼睛。我望着灯光的一跳一跳底火焰，听着隔壁的钟声，呼吸着那刺心的、阴寒的空气，心中战栗着；并且想着父亲和姊姊临难时的悲惨底情形，我不知道如何是好！……而尤其是——自己的路途呢？交岔着在我的面前的，应该走哪一条呢？……母亲呢？……其他的家中人又都飘流

到什么地方去了呢？

窗外的狭巷中的风雨，趁着夜的沉静而更加疯狂起来。灯光从垂死的挣扎中摇晃着，放射着最后的一线光芒，而终于幻灭了！屋子里突然地伸手看不见自己的拳头。

我偷偷地爬起来了，摸着穿着鞋子，伤心地在黑暗中来回地走着。一阵沙声的，战栗的夜底叫卖，夹杂于风雨声中，波传过来了。听着——那就象一种耐不住饥寒的凄苦的创痛底哀号一般。

“结~~~~麻花~~~~哪！……”

“油炸~~~~豆~~~~腐啊！……”

随后，我站着靠着床边，怀着一种哀怜的，焦灼的心情，听了一会。突然地，我的隔壁一家药店，又开始喧腾起来了！

时钟高声地敲了一下。

我不能忍耐地再躺将下来，横身将被窝蒙住着。我想，我或者已经得了病了。因为我的头痛得厉害，而且还看见屋子里有许多灿烂的金光！

隔壁的人声渐渐地由喧腾而鼎沸！钟声、风雨的呼声和夜的叫卖，都被他的喧声遮拦着。我打了一个翻身，闭上眼睛，耳朵便更加听得清楚了。

“拍！呜嚎嚎~~~~呜嚎嚎~~~~拍——拍……”

一种突然的鞭声和畜类底悲鸣将我惊悸着！我想，人们一定是在鞭赶一头畜生工作或进牢笼吧！然而我错了，那鞭声并不只一声两声，而悲鸣也渐渐地变成锐声的号叫！

黑暗的，阴森的空气，骤然紧张了起来。人们的粗暴而凶残的叫骂和鞭挞，骡子（那时候我不知道是怎样地确定那被打的是一头骡子）的垂死的挣扎和哀号，一阵阵的，都由风声中传开去。

全客栈的人们大都惊醒了，发出一种喃喃的梦呓似的骂詈。有的已经爬起来，不安地在室中来回地走动！……

我死死地用被窝包蒙着头颅，很久很久，一直到这些声音都逐渐地消沉之后。于是，旧有的焦虑和悲愤，又都从新涌了上来。房子里——黑暗；外边——黑暗！骡子大概已经被他们鞭死了。而风雨却仍然在悲号，流眼泪！……我深深地感到：展开在我的面前的艰难底前路，就恰如这黑暗的怕人的长夜一般：马上，我就要变成——甚至还不如——一个饥寒无归宿的，深宵的叫卖者，或者一头无代价的牺牲的骡子。要是自己不马上振作起来，不迅速地提起向人生搏战的巨大的勇气——从这黑暗的长夜中冲锋出去，我将会得到一个怎样的结果呢？

父亲和姊姊临难时的悲惨的情形，又从新显现出来了。从窗外的狭巷的雨声之中，透过来了一丝丝黎明的光亮。我沉痛地咬着牙关地想，并且决定：

“天明，我就要离开这里——这黑暗的阴森的长夜！并且要提起更大的勇气来，挑战地，去踏上父亲和姊姊们曾经走过的艰难底路途，去追寻和开拓那新的光明的路道！……”

二、在南京

一九二八年十月八日，船泊下关，已经是晚上九点多钟了。

抱了什么苦都愿意吃，什么祸都不怕的精神，提着一个小篮子，夹在人丛中，挤到岸沿去。

马路上刮着一阵阵的旋风，细微的雨点扑打着街灯底黄黄的光线。两旁的店面有好些都已经关门安歇了。马车夫和东洋车夫不时从黑角落里发出一种冷得发哑了的招呼声。

我缩着头，跟着一大伙进城的东洋车和马车的背后，紧紧地奔跑着，因为我不识路，而且还听说过了十点钟就要关城门。我的鞋子很滑，跑起来常常使我失掉重心，而几乎跌倒。雨滴落到颈窝里，和汗珠溶成一道，一直流到脊梁。我喘着气，并且全身都忍耐着一阵湿热的煎熬。

“站住！……到哪里去的？”

前面的马车和东洋车都在城门前停住了。斜地里闪出来一排肩着长枪的巡兵，对他们吆喝着。并且有一个走近来，用手电筒照一照我的篮子，问。

我慌着说：由湖南来，到城里去找同乡的。身边只有这只篮子……

马车和东洋车都通行。我却足足地被他们盘问了十多分钟才放进去。

穿过黑暗的城门孔道，便是一条倾斜的马路。风刮得更加狂大起来，雨点已经湿透到我的胸襟上来了。因为初次到这里而且又无目的的原故，我不能不在马路中间停一停，希图找寻一个可能暂时安歇的地方。篮子里只有十四个铜元了。我朝四围打望着：已经没有行人和开着的店面。路灯弯弯地没入在一团黑魆魆的树丛中。

我不禁低低地感叹着。

后面偶尔飞来一两乘汽车，溅得我满身泥秽。我只能随着灯光和大路，弯曲地，蹒跚地走着。渐渐地冷静得连路旁都看不见人家了。每一个转弯的阴暗的角落，都站着有携枪的哨兵，他们将身子完全包藏在雨衣里，有几处哨兵是將我叫住了，盘问一通才放我走的。我从他们的口里得知了到热闹的街道，还有很多很多路。并且马上将宣布戒严，不能再让行人过了。

就在一个写着“三牌楼”的横牌的路口上，我被他们停止了前进和后退。马路的两旁都是浓密的竹林，被狂风和大雨扑打得嗡嗡地响。我的脚步一停顿，身子便冷到战栗起来！

“我怎么样呢？停在这里吗？朋友？……”我朝那个停止我前进的，包藏在雨衣里面的哨兵回问着。那哨兵朝背后的竹林中用一枝手电筒指了一下。

“那中间……”他沙声地，好象并不是对着我似地说。“有一个茅棚子，你可以去歇一歇的。一到天明——当然，你便好走动了……”

我顺着他的电光，不安地，惶惧地钻进林子中间去，不十余步，便真有一个停放着几副棺材的茅棚子。路灯从竹林的空隙中，斜透过雨丝来，微微地闪映着，使我还能胆壮地分辨得棺材的位置和棚子的大小。

我走进去，从中就升起了一阵腐败的泥泞的气味。棚子已经有好几处被漏了。我靠着一口漆黑的棺木的旁边，战栗地解开我的湿淋淋的衣服。不知道怎样的，每当我害怕和饥寒到了极度的时候，心中倒反而泰然起来了。我从容地从篮子里取出一件还不曾浸湿的小棉衣来，将上身的湿衣更换着。

路灯从竹林和雨丝中间映出来层层影幻。我将头微微靠到棺材上。思想——一阵阵的伤心的思想，就好象一团生角的，多毛的东西似的，不住地只在我的心潮中翻来复去：

“故乡！……黑暗的天空……风和雨！……父亲和姊姊的深沉底仇恨！……自家的苦难的，光明的前路！……哨兵，手电，……棺材和那怕人的，不知名姓的尸身！……”

这一夜——苦难的伤心的一夜，我就从不曾微微地合一合眼睛，一直到竹林的背後，透过了一线淡漠的黎明底光亮来时。

还乡杂记

一、湖上

太阳快要挤到晚霞中去了，只剩下半个淡红色的面孔，吐射出一线软弱的光芒，把我和我坐的一只小船轻轻的笼罩着。风微细得很，将淡绿色的湖水吹起一层皱纹似的波浪。四面毫无声息。船是走得太迟缓了，迟缓得几乎使人疑心它没有走。象停泊着在这四望无涯的湖心一样。

“不好摇快一点吗？船老板。”

“快不来啊！先生。”船老板皱着眉头苦笑了一笑。

我心里非常难过，酸酸地，时时刻刻想掉下泪来：什么缘故？连我自己也说不清楚。不过，我总觉得这么一次的转念还乡，是太出于意料之外了。故乡，有什么值得我的怀恋的呢？一个没有家，没有归宿的年轻孩子，飘流着在这一个吃人不吐骨子的世界；家，故乡，归宿，什么啊？这些，在我的脑子里，是找不出丝毫痕迹的。我只有一股无名的悲愤，找不到发泄的无名的悲愤；对故乡，对这不平的人世，对家，也对自己。

然而，我毕竟是叫了一只小船，浮在这平静的湖水中，开始向故乡驶去了。为什么呢？单纯的友谊吧？是的，如果朋友们都健康无恙，也许我还不至于转念还乡；不过，这只是一个片面的原因啊。还有什么呢？隐藏着在我的心中的，是一种说

不出来的酸楚。我牢牢地闭着眼睛，把一个为儿子流干了老泪的，白发的母亲的面容，搬上了我的脑海。

我又重新地感受到烦躁和不安。

我轻轻地从船舱中钻出来，跳到船头上。船老板望着我做了一个“当心掉下水去”的眼色，我只点了一点头，便靠着船篷，纵眼向湖中望去。

太阳已经全身殒灭了。晚霞的颜色反映到湖面上成了一片破碎的金光。前路：什么都瞧不见，水平线上模糊的露出几片竹叶似的帆尖，要好久好久才能够看到那整个的船身出现；然后走近，掠过，流到后方……。后方，便是我们这小船刚才出发的×县城了。虽然我们离城已有十来里路了，但霞光一灭，那城楼上面的几点疏星似的灯光，却还可以清晰的数得出来。

“啊！朋友们啊！但愿你们都平安无恙！”我望着那几点灯光默祝着，回头，我便向船老板问道：

“走得这样慢，什么时候才能够到豪镇呢？”

“急什么啊？先生。行船莫问。反正你先生今晚非到豪镇住宿一夜不可。到益县，要明天下午才有洋船呀。”

“是的！不过你也要快一点呀！”

船老板又对我苦笑了一笑。我们中间只沉默了四五分钟，然后，他便开始对我说了许多关于他们的生活的话。他说：他们现在的生意是比从前难做了。湖中的坏人一天一天的加多。渡湖的客人不大放心坐民船，都赶着白天的太洋船去了。所以他们一个月中间做不了几趟渡湖的生意。养不活家，养不活自己。虽然湖中常常有人来邀他入夥，但他不愿意干那个，那是太坏良心的事情……

我没有多和他答话。一方面是我自家的心绪太坏了，说不出什么话来；一方面我对他这一席不肯入夥的话，也怀着一点儿“敬而远之”的恐怖的心境，虽然我除了一条破被头以外别无长物。

到豪镇是午夜十二点多钟了。我在豆大的油灯下数了三串铜板给他做船钱，他很恭敬地向我推让着：

“先生，多呢。两串就够了。”

“不要客气，太少了。”

他接着又望我笑了一笑，表示非常感激的样子。我这才深悔我刚才对他的疑心是有点太近于卑劣的。

二、在小饭店中

在小饭铺中，两天没有等到洋船，心里非常焦躁。

豪镇，是一个仅仅只有十多家店铺的小口岸。因为地位在湖和江的交流处，虽然商业不繁盛，但在交通上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地方。

只有四五年不曾从此经过，情境是变得几乎使人认不出来了。几家比较大的商店都关了门，门上贴着各种各样的封条和债主们的告白。从门缝里望进去，里面阴森森，堆积着几寸厚的灰尘，除了几件笨重的什物以外，便什么都没有了。

小饭铺也比从前少了两三家，为的是生意太冷淡了。来往的客人，花二三百钱住宿是有的，吃饭的却一天到晚难遇到一两个。因为客人出门谁都愿带干粮，不愿花一千或八百钱来吃一餐饭。所以小饭铺也一天一天稀少了。就算是光留客人住宿吧，也还要自己家里有年轻的媳妇儿或女儿，在店外招揽客人

才行啊。

我住的这一家小饭铺，是一个中年的寡妇开的。她有一个八岁的儿子和一个十一岁的童养媳。三个人的生活，总算还能够靠这小饭铺支持下来。

“你说你们的生意没有她们几家的好，那是什么原因呢？”实在闷得心焦起来了，我便开始和这中年的寡妇搭讪着。

“还有什么原因呢？她们家家都有年轻的标致的女人。”

“你为什么不去找一两个来掌柜呢？”

“那里找啊！自己，太老了；媳妇儿，太年轻了！唉！死路一条啊。先生！”

“死路一条？”我吃了一惊地瞪着眼睛望着她。她的脸色显得非常阴郁了。眼角上还滚出来一挂泪珠儿。

“是呀！三个人吃，还要捐，税，团防局里月月要送人情，客人又没有！”

“啊！”我同情地。

“还有，还有，欠的欠……”她越说越伤心了，样子象要嚎啕大哭起来。

我没有再作声。

突然，外面走进了一个穿长袍，手上带着金戒子，样子象一个读书人的。老板娘便登了搓眼泪跑去招呼了。

我便独自儿跑出店门，在江边闲散着。洋船仍旧没有开来的。为着挂念那几个病着的朋友，心中更加感到急躁和不安。

吃晚饭的时候，那个戴金戒子的人坐在我的对面，老板娘一面被端地奉承他，一面叫那个大东瓜那么高的媳妇儿站在旁边替我们添饭。

那个家伙的眼睛不住的在那个媳妇儿的身上溜来溜去。